

# 美国共和党的选民平衡机制分析 (1960—2020年)\*

刘晓雯 张传杰\*\*

**【内容提要】** 2020年美国大选，共和党选民数量再创新高。在利益相冲突的选民群体中，共和党何以能实现精英与大众的平衡？基于这一问题，本文重点分析1960—2020年，共和党差异化的平衡策略所导致的不同效果。总体来看，这主要由两大关键要素决定：一是明确或模糊的核心立场，二是扩张或收缩选民基础。明确的核心立场、扩张选民基础是最佳状态；模糊的核心立场、收缩选民基础则是最差效果；明确的核心立场、收缩选民基础能保证共和党的凝聚力；模糊的核心立场、扩张选民基础容易造成共和党的再次分化组合。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依旧面临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难题，其选民基础的扩张及核心立场的模糊使其面临两难选择。

**【关键词】** 共和党 核心立场 选民基础 精英 大众

## 一 问题的提出

2020年12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Joe Biden）以302张选举人票

---

\* 感谢《世界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人评审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 刘晓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张传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赢得大选。这是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共和党第二次面临总统无法连任的情况。在传统认知中，共和党是工商业利益的代表，强调繁荣和经济增长，即创造财富；民主党则有更多普通选民的支持，更强调普通人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即分配财富。<sup>①</sup> 马特·格罗斯曼（Matt Grossmann）和戴维·霍普金斯（David A. Hopkins）在其合著的《不对称政治》（*Asymmetric Politics*）一书中指出：1950年代以来，作为保守意识形态运动载体的共和党融合了各类知识分子、宣传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广泛观念，并建立起了强大的组织网络；民主党则是各类社会群体的联盟，这些群体是候选人的独立选民集团（Voting Blocs）、团体领袖的选区、特定政策承诺的需求方。<sup>②</sup> 总体来看，共和党更注重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而民主党更善于迎合不同群体的政策诉求。

精英、白人、工商业集团等各种维度的标签更容易使共和党被认为是少数党，但2020年的选举数据却并非完全贴合理论。在此次美国大选中，美国选民的投票数再创新高。从结果来看，即使作为失败的一方，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数量也高达7500多万，超过其在2016年所获得的6000万选票。特朗普赢得了他的基本盘的支持，特别是基督教福音者、农村选民等。以县（County）为单位观察，在民主党获得胜利的部分“深蓝州”，如宾夕法尼亚、纽约、弗吉尼亚、威斯康星以及密歇根州，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几个人口密集的县，而在人口较少的广大郊区，共和党则获得了更多选票。从选民构成来看，共和党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精英政党，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群体也呈现出异质性。在这些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中，共和党何以能实现精英与大众的平衡？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处于少数地位的共和党依旧多次赢得总统大选。1963—2009年，共和党在64%的时间里控制着白宫，在国会中则处于少数地位；民主党则相反，在64%的时间里控制着两院，而只有39%的时间里控制白宫。<sup>③</sup> 共和党顾问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1960年代就曾指出：“南方民粹主义的强大力量将使共和党成为多数党，它将获得数百万来自南方和北方的选民的支持，这些人都感受到

---

① Stanley B. Greenberg, *Middle Class Dreams: The Politics and Power of the New American Majorit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pp. 48 - 70.

② Matt Grossmann and David A. Hopkins, *Asymmetric Politics: Ideological Republicans and Group Interest Democr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5.

③ Daniel J. Galvin, *Presidential Party Building: Dwight D. Eisenhower to George W. Bus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7.

联邦政府及其平权运动计划的威胁”。<sup>①</sup>从理论视角来看，这一现象也是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们较为关心的话题：大众对精英产生压力和精英维护核心利益共同构建了权力与制约的基本平衡。<sup>②</sup>从共和党的历次选举情况变化来看，精英与大众的平衡如何形成以及是否会持续也就值得探讨。

## 二 相关文献回顾

为赢得选举，政党会不断调适自身的纲领和政策，以实现选民基础的最大化。在两党竞争的政治体系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要实现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如果将核心立场和选民基础的两极分别视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最极端状况，共和党在必要时则会扩张选民基础，民主党则会在多元化的联合中确定核心立场。相比民主党，共和党确实显得更纯粹、选民的异质性更较小。然而，其依旧要整合不同选民的诉求，这会形成新选民的加入或忠实选民的流失，精英—大众的选民结构呈现出动态变化过程。对于这一机制形成的原理，学术界探讨较为丰富，主要可归纳为精英主导、多元竞争、总统主导等观点。

### （一）精英主导

精英主导论认为财阀是共和党选民结构变化的推动力量：支持减税、放松监管的共和党财阀精英以文化和种族议题动员基层选民，其主要方式是激发选民的怨愤情绪、种族化以及操纵选举规则的所谓“3R”路线。<sup>③</sup>作为代理人的共和党政客就能够做到在拥护财阀的同时又获得广泛选民的支持。有学者将共和党精英做了更细致的划分，以大卫·科赫兄弟为中心的科赫网络以集权式的运作方式建立起紧密的政治机器，在特定州开展动员选民的活动，并吸引共和党官员向极端自由立场的右翼精英靠拢。<sup>④</sup>共和党议员并非都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们

① Kevin Philips, *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94.

②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1.

③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Let Them Eat Tweets: How the Right Rules in an Age of Extreme Inequality*,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20, p. 77.

④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Theda Skocpol, Jason Sclar, “When Political Mega-Donors Join Forces: How the Koch Network and the Democracy Alliance Influence Organized U. S. Politics on the Right and Left,”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32, no. 2, 2018, pp. 127–165.

只是根据共和党领导人的指示行动，而共和党领导人的行动又基于大财阀所支持的宣传组织和智库（The Heritage Foundation）所灌输的极端意识形态。<sup>①</sup>

以上观点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精英和大众的经济诉求相互冲突，精英难以通过经济议题来动员起选民的支持。这一假定不足之处在于：大众并非无条件地反对精英的经济诉求，从南北战争结束至“大萧条”期间，工商业集团和劳工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共同支持共和党，并铸就了美国的“镀金时代”。即使美国精英和大众的经济诉求相冲突，但并不能否认精英可以通过经济议题来获得选民的支持，如里根总统时期以减税政策动员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财阀精英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诉求是否存在分歧也值得探讨。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商业精英们就国家经济政策颇有分歧，其主要体现为保守的小政府与自由的福利国家之争，如何从精英视角理解这一分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大众并非在经济或社会议题上都持相同态度，精英如何选择大众合作也还需要深入分析。

## （二）多元竞争

经济精英主要是指少数富豪阶层，他们对政党发展方向有重大影响；利益集团则是有具有诉求的群体，希望通过影响政治进程来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对利益集团而言，选择支持任何一方政党都是不明智的，它们最好与两方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可以通过任何掌握权力的政党来实现其目标。<sup>②</sup> 在20世纪的美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利益集团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稳固。<sup>③</sup> 基于这一变化，部分学者认为，利益集团和社会活动者是政党的关键因素，利益集团的结盟设置政党议程，并为政党提名筛选候选人。<sup>④</sup>

利益集团对特定政策的强烈关注促使政客对其回应，这一观点可主要归结为

---

① Theda Skocpol,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12, p. 170.

② Valdimer Orlando Key, *Politics, Parties, Pressures*, New York: The Crowell-Collier Press, 1964, p. 24.

③ Danial TicheNor, Richard Harri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America: Beyond the Conceits of Modern Tim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1, 2005, pp. 251 - 270.

④ Kathleen Bawn, Martin Cohen, David Karol, Seth Masket, Hans Noel and John Zaller, "A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Groups, Policy Demands and Nomina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0, no. 3, 2012, pp. 571 - 597.

“加州学派”（UCLA School）<sup>①</sup>。该学派认为，有组织的政策需求方组成的利益集团是政党的基本单元，政党是利益集团和积极分子的结盟，他们寻求通过政党获得政治权力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政党对不同的事项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策略：（1）为维持联盟的继续，政党精英会回应政党内已有群体组织的诉求，这一般都由有组织的群体推动，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对工商业和劳工游说群体的贸易政策；（2）政党精英会主动吸引在选举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选区，以此重新定义其联盟及政策，比如民主党对非裔美国人、共和党对南部白人的整合；（3）政党精英会改变立场以提高该党在公众中的地位，这主要是针对没有和游说集团相联系的独立选民。<sup>②</sup>

但过分强调利益集团对政党的作用不仅忽略了政党领导人的独立性，也缩小了政党的民意基础范围。<sup>③</sup>当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偏好一致时，如何确定这是基于政党精英的独立权衡而非利益集团的游说？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偏好冲突时，政党为何会放弃某些利益集团而转向其他？仅强调政党对利益集团等社会压力的回应，并不足以厘清政党为赢得选举而展开的动员策略。有学者关注社会运动与政党的结盟如何改变政党竞争格局。当社会运动不影响政党赢得大多数支持并能为政党提供竞选资源（选票、时间、金钱）时，政党才会选择与之结盟。<sup>④</sup>劳工组织——民主党以及基督教右派——共和党的结盟就是典型案例。为了获得社会运动的支持，政党要给予其一定的意识形态赞助（Ideological Patronage）；为了能被政党内不同派系接纳，社会运动也要牺牲部分激进诉求。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角色（Broker）的社会运动承担着政党扩大选民基础的任务。社会运动是否能成功影响政党不仅取决于其意愿，更取决于政党的权衡。与利益集团对政党施压的学说不同，这一观点将政党视为二者结盟的主动方。

---

① 该学派的主要观点为：有组织的政策需求者组成的利益集团是政党的基本单元，政党是利益集团和积极分子的结盟，他们寻求通过政党获得政治权力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② David Karol, *Party Position Change in American Politics: Coalition Manag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9, p. 24.

③ Nolan McCarty and Eric Schickler, “On the Theory of Parti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1, 2018, pp. 175–193.

④ Daniel Schlozman, *When Movements Anchor Parties: Electoral Align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4.

### (三) 总统权力

研究政党建设的学者主要分析政党的动员能力。政党不仅是利益集团偏好的反映,它也像其他政治制度一样,是不断变化的政治实体。对人力资源和信息资产的投入能提升政党的政治能力,从而实现政党建设。<sup>①</sup> 约翰·戈尔(John Gerring)认为:政党可被视为选民的集合,在由多样性联盟所支持的政党中,领导人需要在竞争的观念中做出选择,政党意识形态由领导人塑造、宣传并予以实践。<sup>②</sup>

丹尼尔·加尔文(Daniel J. Galvin)以“竞争地位理论”解释共和党为何比民主党投入更多的建设活动:两党在权力机构中的不平衡地位对共和党 and 民主党总统造成了不同的威胁感知,这使共和党总统更有意愿去通过组织建设的方式扩大选民,民主党总统则因满足自身多数党地位而不会将组织建设视为优先事项。作为政党领导人的总统能通过行政权力来为政党服务,总统通过特定的口号和纲领向民众塑造立场,这使得选民对总统的认可转化为对政党的支持。凯瑟琳·克里梅尔(Katherine Krimmel)将利益集团—政党(Group-party Relations)的关系分为三类:多元化(Pluralism)、程序化(Routinization)及内化(Internalization)。其中程序化是最常见的政党—利益集团关系:政党领导人会和利益集团领导人建立起常规性对话,这能够提升双方之间的沟通效率,同时保持相对的灵活性。<sup>③</sup>

相比精英主导和多元竞争的学说,政党建设研究将政党视为追求政治权力的独立实体,它侧重于强调政治精英通过制度建设反作用于选民的过程。总统以特定的口号和纲领向民众表达偏好,这使得选民对总统的认可转化为对政党的支持,这是由不同总统个性、政治环境等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一视角不太区分选民的阶层、职业、种族以及宗教差异,进而也就难以说明政党以何种立场和政策实

---

① Daniel J. Galv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vestments in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and Gradual Change in the National Party Committee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26, no. 2, 2012, pp. 50 - 70.

② John Gerring, *Party Ideologies in America, 1828 - 199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72.

③ Katherine Krimmel, "The Efficiencies and Pathologies of Special Interest Partisanship,"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21, no. 2, 2017, pp. 149 - 169.

现动员选民的目标。政党确实需要行政权力来实现其目标，总统有可能获得政党内部分派系的支持，也有可能依赖特定选区的选民，但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政党的立场和诉求还要视情况而定。

### 三 共和党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策略

经济精英、利益集团或社会运动对政党立场的形成与变化有重要影响，但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和互动决定政党的最终方向。精英主导论过于强调经济精英的一致性，多元竞争论则忽略了政党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权衡过程。共和党要以特定立场动员选民，这要求其在兼顾核心立场的同时也要吸引到足够的选民支持。总统是政党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但仅从行政权力的视角观察这一现象容易忽略政党的发展方向和选民构成的阶层逻辑。结合相关文献综述，本文认为，仅强调政党的选民基础，就会忽略它将群体诉求转化为选举的核心政策而展开的整合过程；仅看到政党在权力机构中的中立性，就难以发现社会经济的变迁对政党立场的影响。追求政治权力的政党会根据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选择不同的政策立场，并以此来获取选民的支持。基于以上推理，本部分阐明共和党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机制。首先，相比精英主导论，共和党在不同时期的核心立场有所变化，这取决于其内部不同势力的竞争结果。其次，相比多元竞争论，本文将共和党的选民基础扩大到社会团体及选区的独立选民。最后，相比总统权力论，本文分析共和党历史上如何以特定的政策立场获取有限的选民，以实现最大化的竞争力。

#### （一）共和党核心立场的辨析

首先，共和党并非绝对坚持小政府理念，以此术语来概括其在所有时间和议题上的立场并不恰当。共和党的具体政策总带有一些保守主义特征，但不同时期的各项政策却很难直接用“保守主义”概括，静态的概念并不能涵盖共和党的动态发展过程。如果仅以保守主义或精英的标签来定义共和党，学者就很容易将共和党内部出现的任何非主流现象都视为“转型”。韦兰·路易斯（Verlan Lewis）将美国政党意识形态分为了四个级别：（1）民主党和共和党最基本的政治理念；（2）政府管理的领域和范围的“干涉理论”；（3）政府权力在各部門如何

分配；(4)对特定事项的立场。<sup>①</sup>从南北战争结束至“大萧条”，共和党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战后国家建设的“掌权者”。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在《构建一个新美国：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大(1877—1920年)》一书中提到：“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大不是使现有的国家机器变得更有效率，而是建立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sup>②</sup>

其次，1928年之前的共和党是“新重商主义”政党：公开捍卫商业、工业生产体系和国家主导的生产援助计划的利益和特权，持续怀疑社会福利计划，但又是劳工权利的倡导者。<sup>③</sup>罗斯福新政后，共和党对于民主党的监管和福利政策确实多有批评，但这不等于其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共和党主要批判民主党针对特定人群的国家福利政策，它更支持减税，但并不放弃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行政干预。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美国的发展不仅包括新的项目和管理机构，还包括一种新公共哲学：免于匮乏的自由国家和免于恐惧的保守国家。<sup>④</sup>民主党注重福利支出，共和党则关注国防安全，二者都强调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自身意图。共和党试图构建一个保守国家，这本身就与小政府理念相悖。仅强调共和党“小政府”的抽象立场，不仅难以理解其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战略和政策调整，更容易忽视党内不同派系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争端和分歧。

## (二) 共和党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机制

相比民主党，共和党有较明确的意识形态，更侧重通过确定核心立场来动员选民。在实际竞争中，共和党也需要在核心立场和选民基础之间做出取舍。仅强调统一立场或扩大选民基础都不足以赢得选举。在二者之间，共和党的不同策略组合会导致不同效果。核心立场明确且扩张选民基础是最佳状态，但这种情况少见且难以持续。核心立场模糊且收缩选民基础则是最差选择，在不同选民群体之

---

① Verlan Lewis, "Party Control of Government and American Party Ideology Development,"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32, no. 2, 2018, pp. 188–216.

②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

③ John Gerring, *Party Ideologies in America, 1828–199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1–121.

④ Nicholas F. Jacobs, Desmond King, and Sidney M. Milkis, "Building a Conservative State: Partisan Polarization and the Redeployment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7, no. 2, 2019, pp. 453–469.

间，共和党选择任何一方都容易造成分裂局面。在两种极端状况的中间，共和党往往会在模糊立场的同时扩大选民基础。为保证党内团结，共和党也会选择明确的核心立场及有限的选民基础。综上所述，不同时期，共和党的平衡策略可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况的组合（见表 1）。

表 1 共和党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机制（1960—2020 年）

核心立场 \ 选民基础	扩张	收缩
	明确	1981—1992 年
模糊	2009—2020 年	1960—1968 年
	1969—1980 年	

根据表 1，本文重点分析 1960 年以来，共和党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机制。1933—1953 年，民主党多次赢得总统选举，并以“新政”纲领掌权白宫。在此期间，共和党基本上处于少数党地位。1950 年代，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大体上沿袭民主党的新政路线。1960 年代，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策分野逐渐显现，与之相随的是选民结构的变化。1990 年代，美国选举政治大体呈现出共和党占中部各州、民主党主导东西沿海岸的版图。2016 年，共和党在大选中的胜利又一次改变了选民结构，并拓展了其选民所在的地理范围。在此 60 年间，共和党的核心立场和选民基础的平衡机制有以下几种情况。

(1) 1960—1968 年，共和党核心立场模糊。北部工商业精英倾向于新政路线，南部及西部共和党人则反对联邦政府的福利计划及民权运动，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保守党人在 1964 年大选中挑战党内建制派精英。共和党的选民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地区，戈德华特的保守立场不足以调动足够的南部选民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呈收缩趋势。

(2) 1969—1980 年，以尼克松赢得大选为转折点，以南方战略为主线，共和党在扩大选民基础的同时确立了中间偏右的保守主义路线。在此期间，共和党在少数族裔和福利国家等核心问题方面采取模糊策略，北部自由派逐步脱离共和党，南方白人“倒戈”，共和党呈现选民扩张趋势。

(3) 1981—1992 年，里根总统上台初期，共和党核心立场基本统一，以里根和老布什总统为首的共和党人逐渐扩张选民基础。这一时期，共和党以新保守

主义立场实现了最大化的选民基础。

(4) 1993—2009年,老布什总统落选后,金里奇等共和党人强化了减税及放松监管等政策,进一步缩小选民基础。在核心立场统一、选民基础较弱的情况下,小布什总统以“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的姿态维持着有限选民基础与明确核心立场的平衡。

(5) 2009—2020年,金融危机后,共和党的南部白人选民更反对民主党的多元化族裔政策,民主党的部分白人“叛变”。共和党的选民基础扩张,选民地理范围逐渐从南部扩展至沿海乡村地区。在相对多元的选民构成中,共和党的核心立场却逐渐模糊,各方势力都以“保守主义”抽象原则聚集于共和党。

在核心立场模糊时,共和党采取渐进方式实现选民基础的扩张;在核心立场统一时,共和党会扩张选民基础;当选民基础达到极限时,共和党会收缩选民基础,进而增强选民的同质性。2009年后,当越来越多的选民反对民主党政策时,共和党凭借2016年的大选实现选民基础的扩张。随之而来的代价却是相对模糊的核心立场,2020年后的共和党依旧面临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难题。

## 四 案例分析(1960—2020年)

基于前述研究框架,下面逐一分析在1960—1968年、1969—1980年、1981—1992年、1993—2008年、2009—2020年,共和党平衡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过程。

### (一) 1960—1968年:保守派的初现

1960年代,对于兴起的民权运动和废除种族隔离提案,南方白人对民主党吸引黑人选民的多元联盟并不满意,共和党采取结合南方和东北部选民的战略。<sup>①</sup>这看似是种族之争,实质是反对国家干涉的南方大众对民主党新政联盟的反对。在此之前,共和党的纲领至少看起来还是倾向于进步主义的立场,其大体上沿袭民主党的新政道路。党内来自东北部的温和派在总统提名方面具有绝对影响力,他们多次击败以俄亥俄州参议院罗伯特·塔夫脱为核心的保守派。在艾森

<sup>①</sup> Eric Schickel, *Racial Realig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iberalism, 1932 -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61.

豪威尔总统期间，共和党内的经济保守分子也批评总统的新政倾向，认为他代表了东北部建制派的立场。1962年，党主席威廉姆·米勒（William E. Miller）宣称：“我们在南方的成功无须道歉，他们是致力于自由和健全政府的共和原则的人们的艰苦和明智努力的产物”。<sup>①</sup>在米勒的指导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持续展开针对南方白人的 Operation Dixie 行动，努力说服他们转变立场。<sup>②</sup>1962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南方各州投入的竞选开支约为40000美金，位居所有开支之首。<sup>③</sup>

面对南方白人的诉求，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与南方基层组织开展合作。<sup>④</sup>在1964年的竞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指出，“政府的激进活动攻击了个人的传统美德和自助能力”，并以此口号赢得了南卡罗莱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纳等南方州，其主要支持者为郊区或乡村白人。尽管最终竞选失败，戈德华特促使北方工商业自由派审视南方保守选民的影响力。此次竞选后，共和党不再被视为与民主党在民权问题上持相似立场。<sup>⑤</sup>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强调党组织的复兴和服务型政党的概念，因而绕开政治改革，这实际上是接受和默认党内右翼势力。<sup>⑥</sup>对于共和党领导人和南部保守的积极分子来说，这是各取所需的选择：右翼组织如果想要继续对共和党施加影响，它需要保持灵活的

① Boris Heersink, “Party Leaders and Electoral Realignment: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Southern Strategies, 1948 – 1968,”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5, no. 4, 2017, pp. 631 – 653.

②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导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于1957年建立 Operation Dixie 项目，这主要为共和党建立南方基地提供项目支持。该项目旨在南方建立起共和党组织，尽管这仅帮助共和党在南部赢得了较少选票，但它在南方宣传了两党竞争的观念。参见 Robert Mickey, *Paths Out of Dixi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uthoritarian Enclaves in America's Deep South 1944 – 197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lizabeth Fones-Wolf, Ken Fones-Wolf,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Postwar South: White Evangelical Protestants and Operation Dixi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③ Philip A. Klinkner, *The Losing Parties: Out-Party National Committees, 1956 – 199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9.

④ 如南方比较出名的青年共和党全国联盟（Young Republican National Federation）。1965年，该组织大约有40万成员，每年有10万美金的开支。全国共和党妇女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ublican Women）也是共和党最引人注目的合作组织，它在全国的会员数超过50万，在密歇根、伊利诺伊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会员数各超过5万。参见 Eric Schickl, *Racial Realig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iberalism, 1932 –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61 – 362.

⑤ Eric Schickl, *Racial Realig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iberalism, 1932 –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30.

⑥ Brian M. Conley, “The Politics of Party Renewal: The “Service Par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Goldwater Republican Right,”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27, no. 1, 2013, pp. 51 – 67.

姿态;<sup>①</sup>在非裔美国人逐渐倒向民主党的过程中,领导人若想提高共和党的竞争力,就需要保持与南部选民的合作。

这一时期,党内东北部工商业集团沿袭新政自由主义路线,南方白人及保守派精英逐渐反对民主党的少数族裔联盟。北方工商业自由派与南方农业及工人代表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仅强调种族议题不足以将二者迅速团结起来。讨好南方的决定与其说是戈德华特个人的判断,不如说是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为控制共和党而采取的协调策略。在北部自由派精英依旧发挥影响力、南方白人并未脱离民主党的情况下,改变政党立场的时机并不成熟。共和党内依旧面临两条道路的难题,以收缩选民基础的策略选择任何一方都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支持。

## (二) 1969—1980年:南方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北部迁往西部和南部,如纺织、服装、食品、木材与家具等。根据《美国统计摘要》的数据,1937年,中部地带制造业职工总人数为420万,增加产值为180亿美元,到1967年,该区制造业职工总人数超过800万,增加产值为1200亿美元;“阳光地带”制造业雇员人数为277万人,到1967年,制造业雇员人数则为660万人,相比1937年增加了2倍左右。<sup>②</sup>1950年代,共和党开始借助行政权力在南部建立起共和党组织,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共和党能扎根于南部中产阶级。至1960年,新兴企业对自由竞争的要求与北方工商业集团共同主导共和党的议题,共和党展开了自上而下的动员。<sup>③</sup>这实际是西部新兴制造业的经济诉求在政治上的反映,以此为主线,保守派精英通过共和党动员南部和西部选民。凯文·菲利普斯认为,“尼克松的当选意味着新政民主党霸权的结束和美国政治新阶段的开始”。<sup>④</sup>

---

① Mary C. Brennan, *Turning Right in the Sixties: The Conservative Capture of the GOP*,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p. 111.

②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313页。

③ 1960年代末,随着得克萨斯石油富豪、佛罗里达房地产及加州建筑承包商的兴起,曾支持戈德华特的阳光地带企业的核心力量得到增强,新右派(New Right)组织基础的扩大巩固了其西部和南部资本的联系。参见Mike Davis,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 S.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Books, 1986, p. 155。

④ Kevin P. Phillips, *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

南部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是1968年选举中最火热的话题，尼克松以反对激进自由主义（Radical Liberalism）的立场扩张共和党选民基础。<sup>①</sup>一方面，他曾在其自传《真正的战争》中提到：“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使美国的公司有机会重新具有竞争能力，办法是去掉政府的过多规章的桎梏，并且鼓励美国的工业实行现代化，替换过时的设备”。<sup>②</sup>另一方面，尼克松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很少有原则能够限制住他的务实心态，他拒绝降低债务并接受联邦赤字。<sup>③</sup>这一点符合共和党内东北部工商业集团的期待。他并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绝对拥护者，而是以反对福利政策、促进就业以及官僚体制改革等辞令来吸引保守派选民的支持。

在制造业南迁的背景下，从农业中也排挤出大量多余的劳动力，来自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也加入到庞大的制造业队伍中来。<sup>④</sup>以“被遗忘者”（Forgotten Man）为话语，尼克松动员起南部和西部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sup>⑤</sup>共和党开始了争取“白人种族”（White Ethnicity）的尝试：不论宗教、语言及文化，只要受到平权运动不公正待遇的白人都是共和党应该接纳的选民。<sup>⑥</sup>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文化认同，而是政治和经济议题：白人中产阶级拒绝联邦的福利援助、支持自力更生，并抵制自由社会运动。<sup>⑦</sup>基于这一原则，共和党在南部州建立起共和党组织，使之能获得全国委员会的支持，进而进一步扩大基层选民。<sup>⑧</sup>1968年大选，共和党赢得了除南部腹地（Deep South）四州（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

① Daniel J. Galvin, *Presidential Party Building: Dwight D. Eisenhower to George W. Bus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5.

② 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常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页。

③ Stanley B. Greenberg, *Middle Class Dreams: The Politics and Power of the New American Majorit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p. 127.

④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第313页。

⑤ 这群中产阶级主要为收入在中上层的蓝领工人、中下层的白领工人以及个体经营户等。1963—1969年，非裔美国人的中位数收入增长了30%，是白人增长率的两倍；1960年代末，女性非裔美国工人的收入是白人女性的90%。南方发展工业的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截至1977年，南方州生产工人工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路易斯安那州。参见William B. Hixson, *Search for the American Right Wing: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cord, 1955-198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⑥ 共和党将不同族裔的选民整合为政治意义上的白人团体：如天主教徒、拉美裔、意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及波兰裔美国人等。参见Paul Frymer and David Skrentny, “Coalition-Buil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Capture During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frican Americans, Labor, Latino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2, no. 1, 1998, pp. 131-161.

⑦ Robert Mason and Iwan Morgan, eds., *Seeking a New Majority: The Republican and American Politics, 1960-1980*,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2.

⑧ Daniel J. Galvin, “Presidential Partisanship Reconsidered: Eisenhower, Nixon, Ford, and the Rise of Polarized Politic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6, no. 1, 2013, pp. 46-60.

比、路易斯安纳州)之外的中部和西部各州。南方白人是反对黑人民权运动的重要力量,“白人反弹”(White Backlash)的反民权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北方白人采取更微妙或制度化的策略,如民选官员与工会领导人之间的勾结。<sup>①</sup>为平衡东北部工商业精英的影响力,尼克松不反对行政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在中西部和东北部的的主要大城市,共和党吸引了大约4000万少数族裔和劳工家庭选民。<sup>②</sup>

在共和党历届总统中,尼克松总统颇受争议,他甚至被评价为不为共和党负责的负面领袖。对于尼克松为共和党获取南部地区的努力,这一评价并不中肯。实际上,尼克松“中间偏右”的路线与共和党的模糊立场较为一致。1968年选举,独立候选人乔治·华莱士以支持种族隔离的立场获得了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纳及阿肯色州的选票。在南部其他州,尼克松对华莱士的优势并不明显。1960年代以来,面对南方白人对民主党的反叛,共和党开启了南方战略,但其并未完全放弃北部精英的温和立场。这一双重特征体现在尼克松的竞选口号和政策中:一是从种族方面强调“法律与秩序”;二是从经济上强调效率提升。在完全放松监管与福利国家的两端,尼克松的中间政策不会招致南部白人选民的反对,也会获得北部工商业集团的认可,其强调“法律与秩序”的辞令又强化了南部白人的认可。<sup>③</sup>当南部白人选民质疑民主党是否符合其期待时,共和党才有机会赢得“沉默的大多数”。

“水门事件”后,共和党的声望急剧下降。1976年大选,福特总统不仅败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共和党也仅获得众议院143及参议院38个席位。福特总统的失败摧毁了党内温和派对保守派接管共和党的最后一道防线,保守派也认为共和党的前途并不乐观。<sup>④</sup>在双方的妥协下,比尔·布洛克(Bill

---

① Doug McAdam, Karina Kloos, *Deeply Divided: Raci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44.

② Robert Mason, *Richard Nix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Majorit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 111.

③ 1970年,尼克松收到劳工部“蓝领工人问题”的备忘录,其中写道:“蓝领工人更容易将他们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受挫感转移到种族和民族偏见上。”基于这一判断,尼克松在1972年选举中重点关注这批选民。参见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Let Them Eat Tweets: How the Right Rules in an Age of Extreme Inequality*,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20.

④ Geoffrey Kabaservice, *Rule and Ruin: The Downfall of Moder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from Eisenhower to the Tea Pa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49.

Brock) 被任命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布洛克的公共关系顾问迈克尔·巴鲁迪 (Michael Baroody) 认为, 1976 年选举后, 共和党被视为防御性和排他性的少数党; 基于这一判断, 共和党开始展开多元化变革, 比如支持少数族裔竞选者、与福音派基督徒的领导者建立联系等。<sup>①</sup>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展开集权式变革, 设立各类分支机构 (咨询委员会), 组织议题辩论和决策。支持减税及刺激储蓄和投资的供给学派正是通过咨询委员会使其主张成为 1980 年共和党竞选的核心纲领。

### (三) 1981—1992 年: 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1970 年代末, 美国经济出现停滞, 失业、通货膨胀、石油危机和越南战争的失败让民众失去信心。部分商界精英开始反对政府管制, 它们发起了一场全面动员的反击, 越来越多的公司发出统一的声音。<sup>②</sup> 在此背景下, 共和党以新自由主义实现了选民扩张: 保守派精英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及部分民主党选民的“转向”。<sup>③</sup> 里根将务实的管理与原则平衡起来, 他使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原则转化为普通美国人都能听懂的语言。<sup>④</sup> 一方面, 里根的言辞改变了全国性的政治议程: 把减税、削减预算、国防开支以及传统道德置于美国政治的核心。另一方面, 里根的新共和党 (New Republican Party) 宣言借鉴了共和党 1976 年纲领的内容: 有原则但没有意识形态, 要足够广泛地去关注保守派家庭的关切; 支持个人自由, 但保证平等权利; 政府要处理环保、交通问题及保障公民自由等。<sup>⑤</sup> 新右派是里根总统的核心支持者, 共和党内部的温和派也并未完全被边缘化。1980 年代, 国会中的共和党代表表现出少有的团结, 这主要得益于白宫决定优先考虑大

① Philip A. Klinkner, *The Losing Parties: Out-Party National Committees (1956 - 1993)*,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1994, pp. 133 - 146.

② Mark S. Mizruchi, *The Fracturing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eli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7.

③ 新右派 (New Right) 是 1980 年共和党的核心精英力量, 主要集中在山区州、加利福尼亚州及南部, 他们一般是南部家族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这些企业都与复杂的资金网络、隐藏的股份及对阳光地带矿产和土地直接投资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参见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 S.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Books, 1986, pp. 156 - 158.

④ Donald T. Critchlow, *Republican Character: From Nixon to Reag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8, p. 120.

⑤ Henry Olsen, *The Working Class Republican: Ronald Reagan and the Return of Blue-Collar Conservatism*,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7, pp. 136 - 137.

多数温和派认同的经济问题。<sup>①</sup>

在南方战略的基础上，共和党在1980年代的大选中赢得得克萨斯州和南部腹地，这是其在南部的重大突破。里根总统主要将商业主导的共和党人与南方白人、基督教福音派以及传统天主教等选民群体联合起来。<sup>②</sup> 这一联盟的经济基础是南部工业的发展：1971年和1974年的经济衰退刺激资本从有工会的北方地区逃到几乎没有工会的南部和西南山地州。<sup>③</sup> 为获得南部工人选民的支持，共和党与南方基督教组织建立起了固定联系：将福音派登记为共和党选民并动员他们投票是一项微妙的任务——他们传统的政治消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根植于宗教信仰。<sup>④</sup> 尽管宗教保守派是当代“文化战争”的重要代表，但共和党与之建立联系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经济政策需要广泛的支持者。<sup>⑤</sup>

在共同反对民主党的“大政府”观念的支撑下，基督教保守派和共和党结成同盟。里根总统从整体上赞成基督教福音派在堕胎等社会议题上的立场，作为回报，南部福音派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共和党的宣传组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传统价值观联盟（American Coalition for Traditional Values, ACTV），它声称代表4500万福音派基督徒。<sup>⑥</sup> 通过看似无党派的面对面教育活动，牧师在教堂助力共和党完成了宣传任务。从1980年代开始，全国和各州共和党开始与基督教右翼活动人士合作，并利用教会网络与社会保守派选民进行接触。<sup>⑦</sup> 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总统为共和党向南部渗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直至1980年，共

---

① Geoffrey Kabaservice, *Rule and Ruin: The Downfall of Moder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from Eisenhower to the Tea Pa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64

② Colin Dueck, *Hard Line: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7.

③ Mike Davis,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 S.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Books, 1986, p. 155.

④ A. James Reichley, "Religio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1, no. 1, 1986, pp. 23 - 47.

⑤ Katherine Krimmel, "The Efficiencies and Pathologies of Special Interest Partisanship,"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2, no. 31, 2017, pp. 149 - 169.

⑥ Bruce Nesmith, *The New Republican Coalition: The Reagan Campaign and White Evangelical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4, p. 95.

⑦ Daniel K. Williams, *GOD'S Own Party: The Making of the Christian 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onald T. Critchlow, *Republican Character: From Nixon to Reag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8; Donald T. Critchlow,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How the GOP Right Made Pol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和党才真正主导南部，<sup>①</sup> 宗教组织对于这一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借着里根总统的行政权力，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于1985年展开了针对南部各州的“Operation Open Door”行动。该行动主要针对路易斯安那、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州选民，劝说已注册为民主党的选民转为共和党人。

除获得南方白人的支持，共和党在1980年大选中还赢得了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在东北部的大城市，部分支持民主党的工会成员也将选票投给里根总统。这一自下而上的转变对选民的政党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有组织的工人核心地带，民主党曾经在工会中享有33个百分点的优势，这一优势逐渐消失：从1980年的22个百分点到1984年的16个百分点，再到1988年只有9个百分点。<sup>②</sup> 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法伦科普夫（Frank Fahrenkopf）所说：“里根革命不仅发生在1980年，也不会于1984年结束。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重大转变，让共和党在各级政府中成为多数党，这需要战略规划。你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变化将有助于我们在1984年取得胜利，但这些变化和许多其他变化将在今后十年中继续发挥作用。”<sup>③</sup>

尼科尔·雷（Nicol C. Rae）认为：“共和党能否保持这种优势取决于它是否能获得选民在经济议题上的高投票率，在这种变化无常的政党体系中，任何一方的优势都是暂时的。”<sup>④</sup> 1989年，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分别有175和45个席位，在州长席位中占据少数地位，在州议会席位中占比低于40%。<sup>⑤</sup> 从国会议员席位来看，里根总统所获得的压倒性优势并未转化为共和党的忠实选民基础。共和党面临着选民基础与政策纲领的平衡难题，南方保守派与北部自由派精英之间的联盟出现间隙。老布什总统坚持认为自己是里根主义者，保守精英却认为他

① Jerry F. Hough, *Changing Party Coalitions: The Mystery of the Red State-Blue State Alignment*, New York: Agathon Press, 2006, p. 91.

② Stanley B. Greenberg, *Middle Class Dreams: The Politics and Power of the New American Majorit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p. 161.

③ Daniel J. Galvin, *Presidential Party Building: Dwight D. Eisenhower to George W. Bus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20.

④ Nicol C. Rae, “The Modern Republican Party: Resurgence or Declin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22, no. 3, 1988, pp. 225–247.

⑤ Daniel J. Galvin, *Presidential Party Building: Dwight D. Eisenhower to George W. Bus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41.

是东北部精英（国际主义者及支持大政府）的代表。<sup>①</sup>当选民基础达到一定界限时，共和党再次面临分化的危机，其在1992年选举中的失败证实了这一困境。1992年大选，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赢得了约18.9%的选票，其支持者主要为共和党的部分白人男性选民，这是一股成功分散老布什总统选票的重要力量。

#### （四）1993—2008年：金里奇革命及其遗产

相比尼克松和里根政府时期，1990年代的共和党更强调政策纲领和选民的纯粹性，即保守的经济政策及有限的选民基础。以1992年大选为分水岭，东北部及西部沿岸各州逐渐转向民主党，共和党退居中西部地带，并继续巩固其在南部的选民基础。<sup>②</sup>1990年代，汽车业、航空航天等新兴制造业在南部迅速崛起，为实现经济繁荣，南部各州开始以减税等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外来资本。以此为契机，共和党精英以减税及放松监管等政策展开了自上而下的选民动员。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第一次在42年之后同时赢得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席位。时任众议院院长的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联合共和党内商界及政界精英发起了“金里奇革命”，这一激进的减税及放松监管改革不仅改变了共和党的选民结构，更加剧了两党在国会中的斗争。<sup>③</sup>1995年，金里奇试图让克林顿政府签署一项包括削减1万亿美元开支和取消300个项目的预算，当总统拒绝后，共和党领导层迫使政府两次关门，其中第二次长达21天。

这一改变对共和党具有重大意义：在南部，民主党几乎不可能夺回输给共和

---

① 老布什总统和共和党保守派精英之间的矛盾在于对里根主义的认知冲突。里根总统时期，减税和放松监管是共和党的核心议程，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小政府理念。即使在“里根革命”鼎盛时期，1984年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占GNP的34.07%，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也逐年增长。参见Nicholas F. Jacobs, Desmond King, and Sidney M. Milkis, “Building a Conservative State: Partisan Polarization and the Redeployment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7, no. 2, 2019, pp. 453–469.

② 在1992年的选举中，民主党确保了温和派候选人及其团队对竞选纲领的指导权，同时提出了一些意识形态上较温和的政策。这一改变使民主党获得了新选民的支持：聚集于东西沿海的跨国公司及信息产业的富豪、高管及白领阶层。参见Stephen A. Borrelli, “Finding the Third Way: Bill Clinton, the DLC, and the Democratic Platform of 1992,” *The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vol. 13, no. 4, 2001, pp. 429–462.

③ 1994年9月，300多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签署了一份改变立法的承诺计划书，包括修改宪法，要求平衡预算收支、限制议员任期、减税以及减少对贫困家庭补助。

党的席位，也不能以国会中多数地位和委员会权力来吸引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商业捐款；若要成功实施减税、加强国防支出以及收支平衡政策，共和党就会损害中产阶级选民的利益，这可能会损害其选民基础。<sup>①</sup> 在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抉择间，共和党再次统一核心立场。商界和共和党精英达成的新意识形态联盟，使得资金提供方和资金接收方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sup>②</sup> 此时的共和党形成了有限的精英—大众选民结构：以中部制造业为代表的精英与南部及中西部白人中产阶级的联合。1990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形成较稳定的竞争格局，共和党的凝聚力较强，这使其在具体议题上能保持一致立场。尽管其可凭借“赢者通吃”的规则在关键州获得全部选举人票，但过于缩小的选民基础仍是其在大选中的不利因素。这一短板在1996年大选中得以体现，克林顿成为自罗斯福总统以来，民主党第一位通过选举实现连任的总统。

2000年选举，小布什获得的普选票少于戈尔，其支持者大多集中于白人基督徒，特别是福音派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等。<sup>③</sup> 在发展道路上，小布什总统则以更聚焦的政策议题巩固忠实选民的支持，共和党内的亲商业的利益集团愈发支持减少干涉和监管的经济政策，如社保私有化、减税等，这基本承袭共和党在1990年代的选民基础与政策纲领。大商业集团对于小布什选择迪克·切尼（Dick Cheney）作为副总统人选非常满意，他们喜欢切尼具有包容性的能源政策；亲商业的共和党可能会警惕基督教右派逐渐兴起的影响，只要他们接受减税及放松对商业的监管政策，二者就可以和平相处。<sup>④</sup> 与此相伴的是南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减少：专家和电视广告都在为“新经济”雀跃欢呼，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体力劳动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时代，而蓝领工人则显得是过时的遗迹。<sup>⑤</sup> 为安抚南方白人在经济议题上的不

---

① Gary C. Jacobson, "The 1994 House Elections in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1, no. 2, 1996, pp. 203–223.

② David Maraniss and Michael Weiskopf, *Tell Newt to Shut Up: Prize-Winning Washington Post Journalists Reveal How Reality Gagged the Gingrich Revolution*,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p. 111.

③ Donald T. Critchlow,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How the GOP Right Made Pol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1.

④ Gary Miller and Norman Schofie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arty Coalitions in the U. 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6, no. 3, 2008, pp. 433–450.

⑤ Thomas Fran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4, p. 31.

安,小布什总统在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上满足部分社会保守主义者(宗教保守主义者)的诉求,这一系列政策可被归纳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尽管如此,基督教右派整体上支持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的立场。小布什总统聘请基督教联盟的前领导人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并深入各宗教社区,为其竞选助力:在其140万竞选志愿者中,有35万人是“支持家庭”的福音派教徒。<sup>①</sup>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顾问大卫·巴顿(David Barton)认为:“有关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累进所得税和最低工资,《圣经》对此持明确反对立场。对于这些经济问题,应该根据圣经的说法来塑造民众的观点。”<sup>②</sup>

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却对小布什的“大政府保守主义”深感失望,他们认为布什背弃了真正的共和党原则。在经济议题上,支持绝对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反而将以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人指责为“名义上的共和党人”(Republican In Name Only, RINO)。<sup>③</sup>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评价:“共和党可能是里根式的税收政策,威尔逊式的外交政策,罗斯福的贸易政策,以及林登·约翰逊式的财政支出政策。共和党哲学可能应被归结为‘原则无所谓,只有权力才最重要!’”<sup>④</sup>他们认为,在内政和外交议题上,真正的共和党人应坚持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不干涉原则,而小布什总统在这两项议题上都违背了共和党人的核心意识形态。共和党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微弱平衡孕育着即将到来的转变:共和党精英愈发保守,数量逐渐增长的中下层大众愈发“反建制”,二者的合谋再一次改变了共和党的选民平衡机制。

## (五) 2009—2020年:后金融危机时代

2008年年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赢得大选,民主党同时控制参众两

---

① George C. Edwards, *Governing by Campaigning: The Politics of the Bush Presidency*,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7, p. 81.

② Daniel Schlozman, *When Movements Anchor Parties: Electoral Align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21.

③ 富裕阶层对小布什政府感到失望,大卫·科赫兄弟建立的科赫研讨会及争取繁荣组织(American for Prosperity)都为这些成员表达其强硬路线提供了平台。参见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Theda Skocpol and Jason Sclar, “When Political Mega-Donors Join Forces: How the Koch Network and the Democracy Alliance Influence Organized U. S. Politics on the Right and Left,”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32, no. 2, 2018, pp. 127 - 165。

④ Patrick J. Buchanan, *Where the Right Went Wrong: How Neoconservatives Subverted the Reagan Revolution and Hijacked the Bush Presiden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4, p. 16.

院的多数席位。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对奥巴马的拥护高涨，有专家探讨是否已经形成了奥巴马的“新政联盟”，并质疑共和党是否会走向长期的衰败。<sup>①</sup> 共和党内部的矛盾凸显，党主席迈克尔·斯蒂尔（Michael Steele）无法团结党内高层，共和党亟须改变涣散状态。在此境况下，茶党于2009年兴起，其成员以南部中老年白人为主，他们在经济上较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主要为蓝领工人及小企业主；出于对建制派的蔑视，他们拥抱小政府、支出平衡的观念。<sup>②</sup> 但并非只有普通民众反对“建制派”。对于共和党内部奉行绝对市场经济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走中间路线的共和党温和派和民主党都可被视为“建制派”。他们不仅要对民主党发起“反攻”，更要打击长期存在于共和党内部的温和势力。2000年以来，推行绝对放松监管的保守主义组织逐渐建立起来，比如美国繁荣协会（Americans for Prosperity）、科赫研讨会（the Koch Seminars）、自由倡议（the Libre Initiative）、自由商业伙伴（the Freedom Partners Chamber of Commerce）。<sup>③</sup> 在国会中，通过反对延长农业补贴、重新授权美国进出口银行和补充高速公路信托基金等法案，科赫网络鼓励保守共和党人与美国商会和其他游说团体决裂。<sup>④</sup>

茶党成员与保守主义组织在经济背景、职业或宗教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二者在部分经济议题上的共同信念促使其对抗“共同的敌人”。财力充足的保守主义组织和茶党成员都认为：民主党的监管和福利政策使其处于不利地位。在共和党处于涣散状况下，由保守主义组织及茶党推动的转变在共和党内部悄然发生，以至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选择与其“合谋”。2013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曾在一份内部报告（Growth and Opportunity Project）中指出：“我们必须揭发公司的不法行为，攻击公司福利……当首席执行官们得到数千万美元的退休金，而中产阶级工人多年来没有得到实质加薪时，我们应该大声疾呼”。<sup>⑤</sup> 这一报告释放出共和

①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A New New Deal under Obama?” *Monthly Review*, vol. 60, no. 9, 2009, pp. 1–11.

② 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0–28.

③ Theda Skocpol and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The Koch Network and Republican Party Extremism,”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4, no. 3, 2016, pp. 681–699.

④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Who Passes Business’s ‘Model Bills’? Policy Capacity and Corporate Influence in U. S. State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4, pp. 582–602.

⑤ Sidney M. Milkis and Nicholas Jacobs, “‘I Alone Can Fix It’ Donald Trump, the Administrative Presidency, and Hazards of Executive-Centered Partisanship,” *The Forum*, vol. 15, no. 3, 2017, pp. 583–613.

党动员蓝领工人、反对民主党沿海精英的信号。

共和党精英和大众诉求的转变使得政客快速捕捉到这一契机，这是特朗普赢得大选的背景。这一变化并非偶然形成，而是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变迁的反映。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停滞，通货膨胀、工资增长缓慢等问题一直困扰着选民。工业地带的失业问题已经造成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在维持收支平衡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sup>①</sup> 2016年以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无法有效地将这些问题纳入政治轨道：金里奇革命后，共和党以有限的政策纲领维持着精英—大众选民结构的微弱平衡；新一轮科技革命以来，在沿海精英的支持下，民主党拥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多元化的族裔构成使民主党的传统白人劳工难以表达诉求。<sup>②</sup>

2016年大选，民主党在“铁锈带”的失势无疑是特朗普获胜的偶然因素。从深层来说，共和党的南方白人选民才是支持特朗普的“铁票仓”。蓝领工人并非仅分布在铁锈地带，中部和南部州也有大量持保守态度的白人选民，两股力量合力使共和党赢得选举。<sup>③</sup> 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反移民辞令本身体现了已存在于共和党内部的群体焦虑。<sup>④</sup> 从收入上看，南方选民并非贫困者，其可被视为“中产阶级”；从职业上看，与其说难以理解沿海精英及白领的态度，倒不如说他们在经济层面感受着强烈的动荡和不安。<sup>⑤</sup> 他们不一定是茶党或其他保守组织的成员，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将制造业带回来”及反非法移民的口号却

---

① Doug McAdam, Karina Kloos, *Deeply Divided: Raci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75.

② 自1980年代以来，民主党逐渐背离劳工组织，与“知识经济”巨头和专业人士结成联盟，以此淡化蓝领工人关注的经济事项。参见 Jacob Hacker, Paul Pierson, *Off-Center: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d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7.

③ 据23个州的投票后出口民调，特朗普支持者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72000美金，希拉里则为61000美金，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56000美金。2012年选举，民主党在五个铁锈带失去了95万白人选民，共和党在2016年选举中仅赢得了其中的45万白人选民。参见 Christine J. Walley, “Trump’s Election and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What We Missed,”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44, no. 2, 2017, pp. 231–236.

④ John Sides, Michael Tessler and Lynn Vavreck, *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95–96.

⑤ 休·盖斯特森 (Hugh Gusterson) 认为，在工业经济向新自由主义知识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教育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关键要素。缺乏教育资本的人在新经济体制下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屈居于那些受过教育者。随着蓝领工人阶级对民主党的支持率降低，而东西沿海岸受过较好教育、收入较高的知识经济产业从业者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升高，传统行业的工人阶级逐渐转向共和党。参见 Hugh Gusterson, “From Brexit to Trump: Anthropology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Populism,”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44, no. 2, 2017, pp. 209–214.

极具号召力。<sup>①</sup> 对不同的支持者来说，这些口号的内涵不尽相同：铁锈带白人更关注工作机会；南方白人则强调阶级、文化及种族的身份认同，他们既反对沿海精英，又不愿政府补贴不劳而获的少数族裔，更担心外来移民冲击自身地位。<sup>②</sup>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共和党的“南方战略”对白人选民的“倒戈”起到强有力的助推作用。然而，民主党越来越接纳多元族裔时，大量的中下层白人加速转向共和党，这一持续现象在2016年的选举中显现。<sup>③</sup>

特朗普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南方白人依旧是其核心构成。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共和党选民的诉求发生变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却难以被撼动，国内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被贸易、非法移民等议题所掩盖。实际上，共和党富豪精英不满特朗普极具煽动性的竞选辞令，科赫兄弟及保守派组织对特朗普及共和党议员对进口产品征税发起激烈的反抗，新保守主义者反对总统的孤立主义，更坚持扩张的外交政策。<sup>④</sup> 行政权力仍有其可利用之处，为维护自身利益，保守精英再次选择与总统权力合作。在过去的四年里，共和党大体上已经形成明显的精英—大众两端的选民基础：一是坚持减税及放松监管的富豪精英，二是数量愈发庞大的白人中产阶级与蓝领工人。这使特朗普的政策尽可能涵盖共和党的全部诉求：一方面，通过税改法案、教育私有化等政策维系共和党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又采取禁止非法移民、贸易保护、制造业回流等措施获得白人蓝领的拥护。

与前几任共和党总统不同，特朗普不是简单地扩张选民基础，而是采取渗透和巩固的策略，即扩大在选举中活跃支持者的力量。<sup>⑤</sup> 在过去的四年中，特朗普

---

① 他们反对“建制派”，将之称为统治阶级（Ruling Class），华盛顿精英欢迎非法移民、将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在国内，他们则自认为受苦于奥巴马对少数族裔的福利政策。特朗普利用了美国特有的“怀旧剥夺感”（Nostalgic Deprivation），以种族议题获得白人基督教徒的忠实拥护。参见 Desmond King, *Separate and Unequal: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6, pp. 126–149.

③ Mara Cecilia Ostfeld, “The New White Flight?: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Appeals to Latinos on White Democrats,” *Political Behavior*, vol. 41, no. 3, 2019, pp. 561–582.

④ John L. Campbell, *American Discontent: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and Decline of the Golden 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53.

⑤ Daniel J. Galvin, “Party Domination and Base Mobilization: Donald Trump and Republican Party Building in a Polarized Era,” *The Forum*, vol. 18, no. 2, 2020, pp. 135–168.

接手的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共和党组织机构，它拥有强大的、最新的数据以及选民联系项目。相比小布什总统时期，共和党的选民基础扩大了，而其核心立场趋于模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主导了共和党的议题；选民基础也不局限于中部，而是渗透至民主党的“深蓝州”的郊区。当少数精英与多数白人在共和党内壮大时，其他温和派则选择脱离共和党或转向民主党。<sup>①</sup> 仅用“民粹主义”来概括这一现象既不恰当也不全面。在共同反对民主党方面，白人大众与精英在共和党内形成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联盟。随着选举的失败，在诸多议题上缺乏共识的联盟则很难持续，温和派白人选民的诉求难以得到有效反馈。从种族构成上看，共和党的选民相对单一，不同收入、职业、区域的白人却在国内及国际事务上趋于分化。在核心立场模糊、选民基础达到极限时，后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又将面临确定核心立场和选民基础的取舍问题：若保持特朗普的基本选民盘，共和党则要抛弃新保守主义者在国际议题上的基本立场；若继续维护党内精英的全球利益，中下层白人选民可能会成为继续成为党争的“真空地带”。

## 五 结语

1960年以来，共和党不断调适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共和党的核心立场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一直坚持小政府等保守立场。不同时期，党内各派力量最终决定了共和党的发展方向。在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之间，不同的策略会导致不同效果，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况：1960—1968年，核心立场模糊、收缩选民基础时，共和党难以调动足够的支持赢得选举；1981—1992年，核心立场明确、扩张选民基础时，共和党能持续保持选举优势；1993—2008年，核心立场明确、收缩选民基础时，共和党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团结，收缩的选民基础使其在大选中相对受限；1969—1980年及2009—2020年，核心立场模糊、扩张选民基础时，共和党能以一定的支持率赢得选举。对比1969—1980年与2009—2020年的共和党，前者能以渐进的方式在扩大选民基础的同时逐步明确立场，将选民的重心从东北部转移到南部和西部。后金融危机时代，共和党选民基础的急速扩张更多地得益于特朗普2016年的选举胜利，其难以在相对多元的选民中

---

<sup>①</sup> Gary Miller and Norman Schofie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arty Coalition in U. 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6, no. 3, 2008, pp. 433–450.

明确立场，因而也就面临两难局面。

2020年大选，共和党的失败意味着其无法有效实现核心立场与选民基础的平衡。当特朗普以其激进的保护主义政策深度动员选民时，共和党内温和派选民无法将党派认同转化为对总统的支持。在此情况下，除了与特朗普合作，党内保守派精英别无选择。2009—2020年，共和党以模糊核心立场为代价实现了选民基础的扩张。共和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无法有效动员核心选民，大众诉求也并未转化为有效的政策纲领。若继续维系特朗普的基本盘，共和党精英的部分利益受损；维持原有立场，则选民动员不足。横向对比，相比民主党，共和党的选民基础仍旧较弱，其核心立场也较为统一。纵向来看，2020年的共和党也面临着以何种立场和政策赢得选举的难题。相对扩张的选民基础是其2022年中期选举的优势，但缺乏明确核心立场可能会削弱其在下一次大选中的竞争力。